

無情荒地有晴天

山斷水斷魂先斷，你的傷我看到，悲喚哀喚聲聲喚，你的痛我身受。初回首家何在，再回首親已走，生离死別堪回首。我不想再流淚，淚要留在夢中流。我只想伸出手，一雙緊握你的手。雨飄飄人何處，我在你左右，風蕭蕭路遙遙，我們一齊走。一心牽動千万心，一手能握千万手，不服輸，不屈撓，仰首青天就是你和我。家在眼裏能重建，人在夢裏再相逢。將悲傷送走，讓微笑依舊，無情荒地有晴天，明天的路笑著走。

劉天擎 6/4/08

到加拿大的第二个春天，我准备去一个叫兰多里的小镇应聘。兰多里距离我所居住的城市有800多公里，但却没有直接开往那里的火车，我必须去一个叫德唯斯的小镇转车。

一大早我就出发了，下了火车后，我站在德唯斯小镇的站台上。一位瘦削矮小的老太太正挥动着右手，目光一直追随着刚发出去的那趟列车。当火车完全消失于她的视线中时，她才将挥动的手放下，转过身，准备走出站台。“请问，去兰多里的车几点出发呢？”

老太太回过头，看见我拎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她微笑着回答：“是晚上9点！”随即，她又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哦，现在才中午，时间很早。”

我对她说了一声“谢谢”，拉着行李，穿过站台的地下走廊。我想去快餐店吃午饭，然后，随便到德唯斯小镇逛逛。

晚上8点半，我准时赶到了车站，买票的时候才发现，去兰多里的车是两天发一次，而今天恰好没有！我感到沮丧！而老天似乎也不给我一丝快乐的理由——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被困在车站的候车厅里，呆呆地望着旋转门外来来往往的行人。车站的嘈杂衬托出我身处异乡的孤独，尤其在这样一个下着大雨、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陌生小镇，我显得无精打采、落寞惆怅。

这时，大厅的旋转门被推开了，那位瘦削而矮小的老太太走了进来。她右手打着一把红色的雨伞，雨水顺着伞边滑落在她的脚下，这使她脚下的胶鞋和裤管几乎都被雨水淋湿，贴在了她细细的腿上。她的左手拿着一把折叠好的雨伞，似乎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人。看见我，她的嘴角浮起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她向我走来：“请问，今天中午是你向我打听去兰多里的发车时间吗？”

“哦，是的，是我。”我说。

“实在对不起，小姐，我记错了时间，去兰多里是两天发一趟车，今天刚好没有，我估计你会在这里等，因为突发的大雨会使你一时无法离开车站。”她将那把没有撑开的雨伞递给了我，“是我的过失，导致你一天安排的失误，所以，我恳请你去我家住一个晚上，明天我送你上火车，好吗？我家就在车站附近！走路顶

据说，我家祖上若干代都是地主，典型的乡下土财主，其愚昧、吝啬全都跟我写过的我的那位太姥爷差不多：一辈子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了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遢的瘦老头。

据说，一代代瘦或不瘦的老头们，都还严格继承着另一项传统：不单要把粮食变成土地，还要变成金子和银子埋进地里，意图是留给子孙后代，为此宁可自己省吃俭用。

但随时代变迁，那些漂亮的贵金属最终也不知都让谁给挖了去，反正我是没见过。我的父辈们，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坏出身。

我怀疑我身上还是遗传着土财主的心理，挣点儿钱愿意存起来，当然不是埋进土里，是存进银行，并很为那一点点利息所鼓舞。果然有人就挖苦我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进而问道：“要是以后非但没有利息，还得交管理费，你还存不？”我说不存咋办，搁哪儿？于是又惹得明智之士嘲笑：“看你不傻嘛，不知道钱是干吗的？”“干吗的？”“花的！不懂吗？钱是为人服务的。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最愚蠢的人莫过于守财奴。”接着，还搬出大哲学家的思想来开导我：货币就好比筑路、搭桥，本不是目的，把钱当成目的就好比是把家安在了桥上。

倒是我把钱当成了目的？等着瞧吧，还不一定是谁把家安在了桥上呢。

明智之士的话听起来也都不错，但细想就有问题。第一，钱，只要花，才是为人服务吗？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人花钱，就不可能是钱花着人？比如说你挣了好些钱又花了好些钱，一辈子就过去了，那是你花了一辈子钱呢，还是钱花了你一辈子？第三，设若银行里有些储备，从而后顾无忧，可以信马由缰地干些想干而不必赢利的事，钱是否

多15分钟。”

我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老太太的邀请，我想，这也许是我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缘故，因为这个国度和加拿大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只好委婉地说：“雨太大，我们还是等雨停了再说吧。”她显然很赞同，一点没有察觉出我内心的那丝犹豫，然后坐了下来，和我聊起了天。

她告诉我，她今天送走了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一直很喜欢东方文化，所以准备去中国留学和工作，她谈起了她去世的丈夫和年少时他们去过的国家，从她的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她似乎也担心她的儿子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我更能猜测出，在她的意识里，即使是陌生人之间，都应该拥有一份做人的责任与诚信。

雨渐渐地小了，我撑着老太太送来的雨伞，搀扶着她，去了她的家。

第二天，她将我送上了去兰多里的火车，和送别她儿子一样，她向我挥动着右手，直到火车完全望不到了，她才缓缓地将手放下。国外打工的日子颠沛流离，我的生存状态是永远在途中。可每次走向站台，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瘦削矮小的老人，她那份做人的诚信与责任，总会使我漂泊的心温暖起来。

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如果需要詳細資料，

請打電話:330-819-0277

穴位從\$950起，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福人擇福地
福地福安
祖先安，後人樂
遠東紀念公園
全為福人備
預先選定一處風
水福地，既可陰澤後
人，又可為自身添福
增壽。



蓄水，情况跟渴死差不太多。我肯定是有点儿老了。不过陈村兄教导我说：“年轻算个什么鸟儿，谁没有年轻过呢？”听说最时髦的消费观是：不仅要花现有的钱，还要花将来未必就能挣到的钱，还说这叫超前消费，算是一种大智大勇。依我老朽之见，除非你不怕被人当成无赖——到死也还不完贷款，谁还能把我咋样？否则可真是辛苦。守财者是奴，还贷款的就一定不是？我见过后一种奴——人称“按揭综合征”，为住一所大宅，月以继月地省吃俭用不说，连自由和快乐都抵押进去；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敢息，夜深人静屈指一算，此心情结束之日便是此生命耗尽之时。这算不算是在住了桥上？抑或是在桥下，桥墩似的扛起着桥面？但明智之士还是说我傻：“扛着咋啦？人家倒是住了一辈子好房子！你呢，倘若到死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哥们儿，你冤不冤？”这倒像是致命一击。不过此题还有一解：倘若到死都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岂不是说我一生都很富足、从没为钱着急过吗？尤其是当钱在银行里饱受沉浮之苦时，我却享受着不以物喜、不为钱忧的轻松，想想都觉得快慰，何奴之是？

我还是相信庄子的一句话：乘物以游心。器物之妙终归是要落实于心的。什么是奴？一切违心之劳，皆属奴为。当然，活于斯世而彻底不付出奴般辛苦的，先是不可能，后是不应该——凭啥别人造物，单供你去游心呢？但是，若把做奴之得，继续打造成一副枷锁，一辈子可真就要以桥为居了。

讓有些話穿耳而過

作者:段奇清

李肇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儿子3岁时的一些充满童趣的奇言妙语。其中他儿子在回答“人为什么会长两只耳朵”时说：“可以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光进不出就会装不下。”

由此，我想起了一句话：让一些话语穿耳而过。

在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你原本不愿听到不想知道的话儿，可它还是让我们听到了。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穿耳而过。譬如某一天，无意中听到了一些诽谤和中伤你的话语，就让它穿耳而过。那也许是别人对你某一个不经意的行为某一句不经意的话产生了误解。你要相信，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只要假以时日，他一定会看出你的初衷与本真。于是你便拥有了一颗平静安宁的心。

如果偶尔听到有人指责你太不经意，未能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要让它穿耳而过。尽管他的指责是善意的，可是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踏入认识上的歧途。不要太过相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话，无论自己对将来有多少设想，可它终究没有发生。最为紧要的是要抓住今天，要认认真真活在当下。由此，才会在有限的生命中不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浪费掉



您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9:00 AM 到 4:00 PM 親自來本公司人事部進行申請，

也可以立刻將您的簡歷 E_MAIL 或傳真給我們。

白天倒班工作，時薪，享受職工利潤分紅計劃，401K，醫療和牙醫福利。

公司距離克城中國城僅需 12 分鐘車程

Arrow International, Inc.

9900 Clinton Rd.Cleveland, OH 44144

FAX:(216) 651-2395

jjustis@arrowinternational.com; mbeavers@arrowinternational.com

www.arrowinternational.com

An EEO Employer 我們提供平等就業機會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 浦瑛

總編輯: 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 程里賓

移民法律顧問: 黃唯

撰稿人: 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

匹茲堡責任編輯: 潘嵐

哥倫布責任編輯: 陳青杰

辛辛那提責任編輯: Peter Song